

地 180.83  
134

1012

新修慶陽府志

新修慶陽府志卷之四十

傳下

傅宏之傳

南宋史

傅宏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土寄馮翊置富平泥陽二縣廢靈州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宏之高祖祇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祇一門還屬泥陽曾祖暢秘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石氏亂渡江洪生梁州刺史韶韶生宏之與扶風太守沈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一

田之等七軍自武關入宏之素習騎乘於洮泓馳道內戲馬甚有姿制羌胡觀者數千並歎稱善由為桂陽公義直雍州中從事及義真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宏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不為之屈時天大寒裸宏之宏之叫罵見殺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楊越關邊遙阻汧隴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裡桓溫一代英人志移晉室自非兵屈霸上戰衄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崛起布衣非藉人譽一旦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



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請吏元勳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崑涓陳師天嶮及靈威薄震重關自闢故知英美所包先勝而後戰也傳宏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致顛陷為不幸矣

### 王忠植傳

宋史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

一云寧州人

紹宗九年取石州等十一

郡授武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遂知代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二

州尋落階官為建寧軍承宣使領四廟都指揮使河東經畧安撫使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其右副元帥撒離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撒離曷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世將上其事贈

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

李彥仙傳

宋史

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寧州彭原人徙鞏州有大志所  
交皆豪俠士嫻騎射家極邊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或  
矚敵人縱收取其善馬以歸常為种師中部曲入雲中  
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募兵勤王遂  
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書言綱不知兵  
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止去易名彥仙以效用從  
河東軍謀金人還復補校尉河東陷彥仙拔歸道出陝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三

以兵事見守臣李彌大與語壯之由為裨將戢  
澠間金人再入犯汴永興帥范致靈合西兵入援彥仙  
遮說曰殺澠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由其半於  
陝可為後圖致靈怒其沮衆罷遣之師至千秋府果敗  
官吏皆遁時彥仙為石壕尉堅守三甯民爭依之下令  
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今尉為汝守若不悉力  
金人將尸汝於市衆皆奮金人攻三甯彥仙戰佯北金  
人追之伏發掩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驛初金人  
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廁其間金

人不覺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  
應譟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  
響附今遣卻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  
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曰近知彥  
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朕喜而不寐即命知陝州兼安  
撫使還武節即閣門宣贊舍人彥仙蒐軍實增陴濬涅  
益為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殉國與城俱存  
此聞者感服卻與在神稷山以其衆來願受節制彥仙  
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賴其力復魏州金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四

將烏魯撒拔再攻陝彥仙亟力禦之金人技窮而去三  
年婁宿悉兵自滿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  
大潰婁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魏  
州制置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詣宣撫使張  
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  
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繇嵐石西渡河道鄜延以歸  
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俟隙而動彥仙不  
從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令其軍為十以  
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聚十軍併攻期以三旬必

拔彥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技樂潛使人縋而出  
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卻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  
飲至是亦盡告急於浚浚問道以金幣使犒其軍檄都  
統制曲端涇原兵來援端素疾彥仙出已上無出兵意  
浚幕官謝昇言於浚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黃河且窺  
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卻雲呂圓登  
楊伯孫自外來援間鬪傷仆僅有餘彥仙曰與金人戰  
將士未嘗解甲婁宿雅竒彥仙才嘗啗以河南兵馬元  
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昇前秩彥仙曰吾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五

寧為宋鬼安用汝富為命彊弩一發斃之設貫鈎索曰  
鈎取金人春斫城上殺傷相當守裨者傷夷日盡金益  
兵急攻城陷彥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  
斷戰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  
衣走渡河曰吾不可以身受敵人之刃既而聞金人縱  
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  
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金人害其家惟弟  
夔子毅得免浚承制贈彥仙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  
號忠烈官其子給宅一區田五頃紹興九年宣撫使周

聿請即陝州立廟名義烈後以商陝與金人徙其廟闕  
州軋道八年易謚忠威彥仙頡而長面嚴厲不可犯以  
信義治陝犯令者雖貴不貸以其下同甘苦故士樂為  
用有籌畧善應變嘗畧地至青澗猝遇金人衆愕眙彥  
仙依山植檉幟徐據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  
彥仙追襲於隘躡死相枕闕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  
欲下陝然後併力西向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  
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亦升  
屋以瓦擲金人眾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  
錄其家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六

張吉傳

宋史

張吉者慶州卒也為淮安鎮守烽夏人寇東谷掠得之  
脅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諸砦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辭  
曰努力諸砦無虞賊糧盡且去矣毋庸降賊怒害之詔  
贈內殿崇班又錄其子

王庶傳

宋史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舉進士第改秩知涇州

保定縣以种師道薦通判懷德軍契丹為金人所破舉  
燕雲地求援詔師道受降庶謂師道曰國家與遼人百  
年之好今坐視其敗不能救乃利其土地無乃基女  
直之禍乎不聽宣和七年金果入寇太宰李邦彥夜召  
庶問計庶曰宿將無如种師道且夷虜畏服宜付以西  
兵使之入援邦彥以語蔡攸攸不然以庶為陝西運判  
兼制置解益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先命席益為  
京西安撫使益求庶自副高宗即位除直龍圖閣鄜延  
經畧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戰功進集賢殿修撰陞龍圖  
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瓌既  
遁歸東京由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會宸諭  
使謝亮入關庶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  
而迫秋高必大舉盍杖節率兵舉義驅逐渡河徐圖恢  
復亮不能從金人大入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翔據險以  
守金人先已乘兵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  
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端  
雅不欲屬庶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知  
端與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在坊州聞之夜趨鄜延以



過其衝金人詭道陷丹州州界鄜延之間庶乃自當延  
安路時端盡統涇原勁兵庶屢督其進端訖不行遂陷  
延安語在端傳初庶聞圍急自收散止往援觀察使王  
瓌亦將所部發興元庶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既無所  
歸遂以軍付瓌而自將百騎馳至襄樂勞軍尚倚端為  
助庶至端冷每門減從騎之半比至帳下僅數騎端厲  
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  
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謀即軍中  
斬庶而奪其兵乃夜走寧州見謝亮曰延安五路襟喉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八

今既失矣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亮曰  
使事有指令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為  
之端沮而歸乃奪庶節制使印又劫廢其官屬會詔庶  
守京兆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罷丁內艱自張浚自富平  
敗歸始思庶及端之言可用乃並召之庶地近先至力  
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為  
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版受叅議官浚念端與庶  
必不相容端未至但復其官移棧州庶因謂浚曰端有  
反心浚亦畏端得士始有殺端意矣語在端傳紹興五

年起復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籍興  
洋諾邑及三泉縣強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義士日  
閱於縣月閱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於朝  
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讒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  
年浚劾庶輕率傾險落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得請  
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趨闕上因燕見庶言陛下  
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為可荊州左吳  
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  
操所以畏關羽者也止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荆南

府湖北經畧安撫使又復直學士七年十月以兵部侍  
郎名明年春入對上曰名卿之日張浚已去趙鼎未來  
此朕親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頓首謝因奏恢復之功十  
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  
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  
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陳手畫秦蜀  
利害上大喜即日遷本部尚書閱月拜樞密副使議者  
乞遣重臣行邊遂命庶措置江淮邊防京湖宣撫使岳  
飛聞庶行邊遺書曰今歲若不出師能納節請閒庶壯

之庶還朝論金人變詐自渝海上之盟因及飛納節之  
詔當是時秦檜再相以和戎為事金使烏陵思謀至詔  
趣庶還庶力詆和議乞誅金使其言甚切金又遣蕭通  
古來許割地還梓宮歸太后庶曰和議之事臣所不知  
凡七疏乞免官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御史中丞勾  
龍如淵劾庶本趙鼎所薦欺君罔上庶罷歸至九江被  
命奪職徙家居馬十三年御史胡汝明論庶譏訕朝政  
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至貶所卒孝宗思庶言  
追復其官謚敏節子六人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

朵兒赤傳

元史

朵兒赤字道明西夏寧州人父幹扎篁世掌其國史初  
守西涼率父老以城降太祖有旨副撒都忽為中興路  
管民官國兵西征運餉不絕無毫髮私時號曰滿朝清  
世祖即位幹扎篁寢疾卒遺奏因高智耀以進請謹名  
爵節財用帝嘉納焉朵兒赤年十五通古註論語孟子  
尚書帝以西寧子弟多俊逸欲試用之召見於香閣帝  
曰朕聞儒者多嘉言朵兒赤奏曰陛下聖明仁智奄有  
四海唯當親君子遠小人爾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小人

而止者惟陛下察焉帝曰朕於廷臣有慙直忠言未嘗不悅而受之違忤者亦未嘗加罪蓋欲養忠直而退諛佞也汝言甚合朕意因問欲何仕對曰西夏營田實占正軍倘有調用則又妨耕作土瘠野曠十未墾一南軍屯聚以來子弟蕃息稍衆若以其成丁者別編入籍以實屯力則地利多而兵有餘矣請為其總管以畫指畫帝可之乃授中興路總管至官錄其子弟之壯者墾田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凡三載賦額增倍就轉營田使秩滿入覲帝大悅陞潼川府尹時公府無祿田朵兒赤

乃以官曠地給民視秩分畝而薄其稅潼川仕者有祿自此始未幾臺臣奏為雲南廉訪副使時雲南諸蠻叛僚佐悉稱故而去朵兒赤獨居守又八月省臣大懼歸符印欲遁朵兒赤乃白於梁王得檄而後出還山南廉訪副使未幾復調雲南廉訪使會行省丞相帖木迭兒貪暴擅誅殺羅織安撫使法花魯丁將置於極刑朵兒赤謂之曰生殺之柄繫於天子汝以方面之臣而專殺意將何為小民罹法且必審覆况朝廷之臣耶法花魯丁竟獲免尋復其官焚夷與蠻相讐殺時省臣受賄助

其報仇乃詐奏變叛起兵殺良民朶兒赤奏劾竟廢之  
年六十二卒於官子仁通為雲南省理問天歷二年三  
月雲南諸王與萬戶伯忽等叛仁通率官軍抗之歿於  
陣

景清傳

明史

景清本耿姓訛景真寧人倜儻尚大節讀書一過不忘  
洪武中進士授編修改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命署左僉  
都御史以奏疏字誤懷印更改為給事中所劾下詔獄  
尋宥之詔巡察川陝私茶除金華知府建文初為此平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一

叅議燕王與語言論明晰大稱賞再遷御史大夫燕師  
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素預密謀且約孝孺等同殉國至  
是獨詣闕自歸成祖命仍其官委蛇班行者久之一日  
早朝清衣緋懷刃入先是日者奏異星犯帝座甚急成  
祖故疑清及朝清獨著緋命搜之得所藏刃詰責清奮  
起曰欲為故主報讐耳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鄉轉相  
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初金川門之啟御史連樞  
叩馬欲行刺被殺屍植不仆樞襄垣人

李夢陽傳

明史

夢陽字獻吉慶陽人父正官周王府教授徙居開封母  
夢日墮懷而生故名夢陽宏治六年舉陝西鄉試第一  
明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遷郎中權閼格勢要搆下獄  
得釋十八年應詔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凡五千餘言  
極論得失末言壽寧侯張鶴齡招納無賴固利賊民勢  
如翼虎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  
后為張氏罪當斬時皇后有寵后母金夫人泣訴帝帝  
不得已繫夢陽錦衣衛獄尋宥出奪俸金夫人誑不已  
帝弗聽召鶴齡陶處切責之鶴齡免冠叩頭乃已左右

知帝護夢陽請毋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憤帝文弗  
許謂尚書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吾寧殺直  
臣快左右心乎他日夢陽途遇壽寧侯詈之擊以馬箠  
墮二齒壽寧侯不敢校也孝宗崩武宗立劉瑾等八虎  
用事尚書韓文與其僚語及而泣夢陽進曰公大臣何  
泣也文曰奈何曰比言官劾羣閹閣臣持其章甚力公  
誠率諸大臣伏闕爭閣臣必應之去若輩易耳文曰善  
屬夢陽屬草會語洩文等皆逐去瑾深憾之矯旨謫山  
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既而瑾復擴他事下夢陽獄將

殺之康海為說瑾乃免瑾誅起故官遷江西提學副使  
令甲副使屬總督夢陽與相抗總督陳經惡之監司正  
日會揖巡按御史夢陽又不往揖且敕諸生毋謁上官  
即謁長揖毋跪御史江萬實亦惡夢陽准王府校與諸  
生爭夢陽笞校王怒奏之下御史按治夢陽恐萬實右  
主訐萬實詔下總督金行勘金檄布政使鄭岳勘之夢  
陽偽撰萬實劾金疏以激怒金並指岳子沅通賄事寧  
王宸豪者浮慕夢陽嘗請撰陽春書院記又惡岳乃助  
夢陽劾岳萬實復奏夢陽短及偽為奏章事參政吳廷

舉亦與夢陽有隙上疏論其侵官不俟命徑去詔遣大  
理知燕忠往鞠名夢陽羈廣信獄諸生萬餘為訟寃不  
聽劾夢陽陵轍同列挾制上官遂以冠帶閤住去亦褫  
岳職謫戍沅辱廷舉俸夢陽既家居益斲弛負氣治園  
池招賓客日從俠少射獵繁臺晉邱間自號空同子名  
震海內宸豪反誅御史周宣劾夢陽黨逆被逮大學士  
楊廷和尚書林俊力救之坐前作書院記削籍頃之卒  
子枝進士夢陽才思雄鷲卓然以復古自命宏治時宰  
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

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與何景明徐真卿  
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  
子又與景明真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卑視  
一世而夢陽尤甚吳人黃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書願  
為弟子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為宗天下  
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華州王維真以  
為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  
人而後有譏夢陽詩文者則謂其模擬剽竊得史遷少  
陵之似而失其真云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五

張驥傳

明史

張驥字仲德安化人永樂中舉於鄉入國學宣德初授  
鄉吏出按江西憲囚福建有仁廉聲正統八年吏部尚  
書王直等應詔博舉廷臣公廉有學行者驥與馬遷大  
理右寺丞巡撫山東先是濟南設撫民官專撫流民後  
反為民擾驥奏罷之俗遇旱輒伐新葬塚墓殘其肢體  
以為旱所由致名曰打旱骨橋以驥言禁絕還朝進右  
少卿已命巡視濟寧至淮揚民饑驥立法捕蝗停不急  
務蠲逋發廩民賴以濟十三年冬遷撫浙江初慶元人



葉宗田與麗水陳鑑胡聚眾盜福建寶豐諸銀礦已而  
羣盜自相殺遂為亂九年七月福建參議竺淵往捕被  
執死宗田僭稱王時福建鄧茂七亦聚眾反勢甚張宗  
田鑑胡附之流剽浙江江西福建境上參議耿定僉事  
王晟及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都指揮吳綱龔禮永  
豐知縣鄧顥前後敗歿遂昌賊蘇牙俞伯通剽蘭溪又  
與相應遠近震動騷至遣金華知府石瑁擊斬牙等撫  
定其餘黨鑑胡方以爭忿殺宗田專其眾自稱大王國  
號太平建元泰定偽署將帥圍處州分掠武義松陽龍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六

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諸縣未幾茂七死鑑胡勢孤騷  
命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賊巢招之鑑  
胡遂偕其黨出降惟陶得一不就撫殺使者入山為亂  
如故時十四年四月也騷既招降鑑胡而別賊蘇記養  
等掠金華亦為官軍所獲賊勢乃益衰其秋景帝嗣位  
召騷還卒於道騷所至咸有建赫山東兩浙民久而思  
之鑑胡至京帝宥不誅更遇赦釋田守衛軍也先入犯  
鑑胡乘間亡被獲伏誅竺淵奉化人耿定和州人王晟  
鄞城人鄧顥樂昌人俱進士顥兵潰破執不屈死詔為

營墓淵等贈官錄一子

呂經傳

明史

呂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九年軋清宮災經上疏極論義子番僧邊帥之害屢遷吏科都給事中復極論馬昂女弟入宮事又劾方面最貪暴者四人羣小咸惡遂謫蒲州同知又以事忤中官黃玉誤劾繫獄世宗即位擢山東叅政嘉靖十三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經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盡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七

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趣過當諸軍詣經乞罷役都指揮劉尚德叱之不退經呼左右榜訴者卒遂爭毆尚德經竄花馬寺幽室中亂卒毀府門火均徭冊搜得經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帝詔經還朝都指揮袁璘將剋諸軍草價為辦裝卒復執經裸而寘之獄霍辱之脅鎮守中官王純等奏經十一罪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生於有激今重賦苛徭悉已釐正廣寧復變又誰激之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歷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用振國威不得專事姑息帝不從

經卒被逮詔下獄謫戍茂州數年釋還隆慶初復官卒

### 麻僖傳

明史

麻僖慶陽人父永吉由庶吉士為御史終湖廣按察使以清操聞僖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代王長子鼎渭訐父廢長立幼僖劾代王無君鼎渭無父四十年疏陳納諫諍舉枚卜補大僚登遺佚速考選數事不報已復請重武科復比試清納級汰家丁恤班操急邊餉時亦不能用遼東巡撫楊鎬請用舊將李如梅以僖言改用張承蔭承蔭未至而鎮遠堡曹

### 慶陽府志

### 卷之四十

藝文

六

莊相繼失事鎬皆不以實聞僖兩疏劾之鎬旋引去已與孫振基等劾熊廷弼殺人媚人又言湯賓尹取韓敬關節顯然語具振基傳尋乞假歸四十五年京察賓尹黨用事以僖倚東林謫山西按察知事天啓二年起兵部主事歷尚寶丞少卿改太常五年六月魏忠賢黨御史陳世竣劾之落職崇正初復官致仕家居十六年冬李自成陷慶陽僖死之

### 李真傳

真本名楨

明史

李真字維卿安化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高平知縣徵授

御史萬歷初傳應真以直言下詔獄真與同官喬巖給事中徐貞明擁入護視之坐謫長蘆鹽運司知事遷歸德推官禮部主事三遷順天府丞十八年洮河有磬極言貢市非策因歷詆邊吏四失帝以納款二十年不當咎始事遂寢其議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言知縣梁道凝循吏反注下考宜懲挾私者以勵其餘薦舉屬吏不應專及高秩下僚如趙蛟楊果者亦當顯旌之蛟果萬歷初以吏員超擢者也詔皆報可召為左僉都御史再遷戶部右侍郎趙用賢以絕婚事被訐戶部郎中鄭

材復詆之真駁材疏語侵其父洛材憤疏詆真真遂乞休不允御史宋興祖請改材他部避真全大臣體乃出材南京真尋調兵部進左侍郎二十四年日本封貢事債首輔趙志臯尚書石星俱被劾廷臣議戰守章悉下兵部真等言今所議惟戰守封三事封則李宗城雖徵楊方亨尚在若遽議罷無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域而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宜令方亨靜俟闕白來迎則封不迎則止我以戰守為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守禮王師所屯宜嚴禁擾掠得旨如議而疏內言志臯星

當去詔詰真止令議戢守事何擅及大臣去田姑勿問  
志臯自是不悅真明年星得罪命真攝部事真以平壤  
王金釜山皆朝鮮要地請修建大城與屯開鎮且列上  
戰守十五策俱先行後又數上方畧四川被寇真言川  
陝接界而松潘向無寇患者以諸番為屏蔽也自俺答  
西牧隴右騷然其後隴右備嚴寇不得逞而禍乃移之  
川矣今諸番疆半折入於西部臣閱地圖從北界迤西  
間道達蜀地多不隔三舍幸層巖疊嶂屹然天險如鎮  
雋堡為漳臘門戶虹橋關為松城咽喉關堡之外或嶺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二十

或崖皆可據守守阿五嶺則不能越咂際而窺堡守黃  
勝場則不敢踰塞而寇閑他如橫山寨石崖尤為要害  
皆當急議防禦令撫鎮臣計畫以聞報可真質直方剛  
署事規畫頗當有欲即用為尚書者志臯以故憾陰沮  
之而張位沈一貫雅與經畧邢玠經理楊鎬通亦不便  
真所為言真非將材惟蕭大亨堪任帝不聽其後玠鎬  
益無功志臯等又請罷真御史况上進劾真庸鄙帝皆  
不聽甘肅缺巡撫真以劉敏寬名上給事楊應文言敏  
寬方坐事勘不當推舉帝以詰真真言前奉詔敏寬須

巡撫缺用臣故舉之帝怒真不引罪調之南京後考察  
南京言官拾遺及真遂命致仕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  
踰年復引疾不俟報徑歸帝怒大學士葉向高言真實  
病不可深責十餘年來大臣乞休得請者百無一二李  
廷機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上令尚書孫丕揚  
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不下相率求去若復踵真轍實  
傷國體諸臣求去約有數端疾病當去被言當去不得  
其職當去宜曲體其情可畱畱之不可畱則聽之帝竟  
奪真職閒住主事安希范上疏謂如孫寵之清脩公正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三

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儀表寵世  
達先後去國真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  
閣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不聽希范坐斥為民真亦未  
幾卒

孟章傳

李夢陽

夢陽有弟曰孟章小字曰周張生十三歲而喪母居無  
何又喪父依於伯氏仲氏頃之病竟卒李子歎曰弟之  
死蓋傷予心焉弟生而當成化辛丑其時吾家有吉慶  
事大置酒會其日周知府茂張指揮使瑛以羊酒來賀

此兩人至而吾弟產故曰周張秦俗呼絕乳子為老生子故弟又呼老生子云弟生而巨口高顴骨隆隆起髮際名為伏犀七八歲時猶啖乳有氣力然矯捷善戲善打毬縱幡騎竹馬羣兒莫先也弟又好瑟竿擊撲蟬打蜻蜒又放風鳶父母以其有奇氣時時折辱之不可下迺止後父母歿弟因而省悟始折節誦書史日記二千餘言其後弟頗好與黃冠人游其伯氏見其日與黃冠人游怒罵之曰夫吾家業詩書世有顯名焉今傳汝汝奈何弗省弟知伯氏弗已說也於是間說之曰夫人生

日勛勛勛何為者與是非為名與利哉夫參我者是成我者也軒冕者桎梏我者也今釋養生之道不務乃日勛勛勛與名利爭是亦益速自成爾長老有言曰上牀脫屣不知生死言旦暮難保也夫神仙黃白之事天下之至妙也弗汨爾之形不拙爾之精取之自盈而與事無爭是大道之程也夫儒生薄此而不為者徒以芻豢可以厚生而軒冕可以耀名也夫芻豢軒冕是不可必得者也乃今汨汨以死効此非天下之大愚與伯氏曰夫予日見芻豢軒冕者於道路也而不聞有見仙

者也夫仙庸其有乎弟對曰不然夫鷄鴨有翅飛不越尋丈何者其分卑也故飄飄遺世以獨立者上仙之今也今吾非不能力致富若貴乃亦醜其與鷄鴨等伍已矣伯氏不能奪其說乃問曰夫黃白之事亦可為乎弟對曰可穹隆三足納汞貫藥煮之桑木之火厥候不爽而大藥可成也大藥成可以為黃金黃金成而可以為長生伯氏於是積桑木之薪購汞求藥置鼎於前乃令弟為黃白之事弟為之踰月而藥不就於是伯氏以為賈已乃大怒將笞之弟恐於是棄其妻奔京師而依仲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三

氏會仲氏如通州弟從如通州仲氏覘弟有異材於是教之以先王禮樂與仁義道德之說弟廼幡然改悟而著論以自解其畧曰夫神仙者天地之大盜也夫人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非以立爭也將以禁淫而範邪也今神仙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不務廼自思高翔遠舉以遺世絕粒此滅生之道也夫束手而不務滋殖而變幻金鐵欺世以盜利此導民為奸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朝饗夕飧以防踰也春耕而夏耨以教勤也故教義立而民不惰夫君子之立於人朝也非以竊



豢足以悅口而軒冕足以華體也故曰治人者食於人  
故為豢軒冕者報功者也今一槩以為成我則必盡除  
天下君臣父子之倫而後可是豈人情也哉弟於是不  
復再言神仙黃白之事頽喲喲然曰夫六經者則磨之  
鳥也諸子百家者羽翼也予盡讀諸子百氏以探知六  
經之紀然後約於道然是時弟已病不能行也弟為兒  
時業自言火蒸蒸自丹田起衝腦眩暈後恒病熱卒死  
彼諺有之曰入田觀稼從小看大言有兆必先也由是  
言之弟之談說仙術其亦弗祥也已矣弟病革時其妻  
我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四

抱女適自梁中來躬屏之弗與語頽惟與仲氏語比卒  
氣充充不竭第索火瓦熨兩足已而曰冷過膝已乃出  
左右手令仲氏診而絕此宏治庚申冬事也噫傷哉傷  
女婦手此可以觀弟

邵道人傳

李夢陽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  
事頽指色授館於鐘樓街築土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

子弟爭事道人凡所指授諸弟子善承之道人能治病  
令病者張目噫氣即可活目諸弟子置飯病者前出袖  
中錢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  
可活道人則趨出病家以死日請出指示曰如其數道  
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布尺裹衲裹完弗  
取也飯道人無問多少美惡道人善飯飲水冬月水道  
人齒間澆澆聲頃之有踴而紅汗簌簌下予世父患脛  
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口此崇也若往聘某氏謂其  
女陋將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崇也世父大驚伏地  
頓首曰柰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辭矣三日瘍果瘥居  
十餘年忽謂諸弟子將歸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  
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  
令設几三層坐其上諸弟子始悟環守之夜有登几伺  
其息者夜半霹靂陰陰起屋脊若武士甲馬戰鬪之聲  
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眎則道人已矣  
贊曰子不語怪則道人者為何如人哉老氏惑人亂政  
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  
謂逃於墨者非耶

右傳自明史以上皆鄉望之最著者而李傳則以文錄若梁公韓范其宦業為尤偉故本傳悉載於後

狄仁傑傳

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叅軍為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名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叅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三六

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羨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日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

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何如主耶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尠陛下惜有罪虧成法柰何臣願先斥為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亾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為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遷

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元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所止田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

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誑誤至此  
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  
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初宰  
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  
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  
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  
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縊而  
下四面成蹊柰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為功冤痛徹天  
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

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  
諸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  
過臣之幸也諸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時太學生謁  
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  
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向杖左右丞相  
不判徒况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為報可則曹  
子數千凡幾詔耶為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為來  
俊臣所搆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俊

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國實後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逸公為我引榜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嘆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即丐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還時

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為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疇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刺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名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

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蕪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迺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硤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徂以寔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久

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饑蜀漢流亾江淮而南賦歛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議而棄車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亾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

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  
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  
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勅邊兵謹守脩以逸待勞則戰  
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  
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  
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為君長省江南轉饒以  
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後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  
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  
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

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  
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  
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  
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倣  
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  
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  
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  
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  
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孝伯迎廬陵王



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致  
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  
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  
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  
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  
后雖伎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  
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為河北道行  
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  
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三十一

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為虜人寇始  
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誠以  
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  
破家產別屋膏田人不為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  
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豕以圖賒死此君  
子所媿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  
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命部  
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息不溥洽失其機  
先令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

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為邊鄙暫驚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憲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玉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僉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樞密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三

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為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歷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即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

梁國公子光嗣景暉

贊曰武后乘唐中哀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震淵洗光咸池潛投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

韓琦傳

宋史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三十四

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漚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為病琦奏罷之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患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為相謂之曰今

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曾聞望方崇罕所獎與琦聞其語益自信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為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為緩調蠲給之遂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為所執時宰入他誣收繫平子弟琦辨直其寃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為經畧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

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今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没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

劾猶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  
經畧招討安撫使慶厯二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  
淹龐籍王公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為陝西  
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  
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  
東兵泛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  
軍以備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  
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為援強邀索無厭宰相  
晏殊等劾兵將一切泛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三十六

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  
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揅樊  
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  
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  
其注措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  
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脩廊延城障湏敵悉歸  
所侵地乃許和歸陳西北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  
宜戢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都城密定討伐之計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

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改想其勛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為己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為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滄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狙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譟城下琦聞之以為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賚其家籍其孤發既廩之威息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

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寇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為人害至定琦恣田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又振活饑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為準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貴勢貪恣既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為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契丹冒占天地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脩廟楹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既又侵耕陽武砦地琦鑿鑿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恣內徙而空寨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壞琦以為皆良田今

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為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  
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  
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為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  
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  
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既連  
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揣恐臣下爭以  
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充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  
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  
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  
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  
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  
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  
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  
二疏未及有所啟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  
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  
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  
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

喪讖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明年英宗嗣位以琦為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三十九

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息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



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柞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柞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草制立穎王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為英宗山陵使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為跋扈琦請去帝為黜陶永厚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四

陵復土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彥秘閣校理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俶擾改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為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亦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

意邪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  
賊既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  
故卒存之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  
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  
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出疏以示宰臣曰琦  
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  
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  
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  
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四十一

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請辦愈切不克從於是請  
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  
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臣觀近  
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  
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  
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船誘  
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雖取吐蕃之地  
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  
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剗團保甲四也諸州築

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領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  
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  
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  
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  
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  
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  
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為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迨置  
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置目下更置無常官  
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令農怨於剛畝

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  
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  
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  
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  
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官之  
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  
賢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以振威  
武恢復故疆摠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  
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換節報

與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於治所  
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  
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為治冢築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  
元勳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  
孫一人官於相以護卹墓故事三省長官惟尚書令為  
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卑贈後又詔雖當追策不  
復更加師保蓋貴之也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  
愠不見於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為學  
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

慶陽府志

卷之四

藝文

三

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  
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  
家無處所琦嘆曰是何言也今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  
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或聞者愧  
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  
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其見重  
於外國也如此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  
一尤以獎拔人材為急倘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  
用之故得人為多選飭羣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

第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為可用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為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聞訟轉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論琦定策勲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論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四

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范仲淹傳

宋史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為蘓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廼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

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益稅遷大理寺丞  
從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吳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  
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  
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為秘閣校理仲淹汎  
造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誦解止所倦嘗  
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  
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  
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  
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

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  
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  
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  
又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  
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  
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為  
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  
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  
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為皇太

石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  
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  
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  
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  
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淫祀  
奏蠲廬劄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抹敝十事會  
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畝百  
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  
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四十六

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備其役許  
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  
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  
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  
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  
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  
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  
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濶之  
論也仲淹迺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

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  
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  
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  
績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秘書丞余  
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况前所言者  
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  
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  
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  
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四七

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為論薦者不已仁宗謂  
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  
今朋黨稱薦如此柰何再下詔戒教仲淹在饒州歲餘  
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  
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  
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釋  
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  
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  
先是詔令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



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種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况邊備漸修師出有

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徙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為

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  
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為環慶路經  
畧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  
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  
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  
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  
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  
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  
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為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

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為漢用  
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珽待制下臣守邊  
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  
朱觀為伍第恐為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  
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  
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  
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  
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  
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

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罷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此取細腰葫蘆衆泉為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葫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辛

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謗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謗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

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沈帥渭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熟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路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五十一

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不得誅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軋元節息澤正即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

名法參考履行無關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  
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  
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  
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  
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  
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送  
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  
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  
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五

每歲預卜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  
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  
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  
輔彊壯為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  
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  
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  
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  
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  
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

十日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為  
鎮併使州兩院為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  
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  
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為  
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今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  
今部六卿唐以宰相今判六曹令中書古天官冢宰也  
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  
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  
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主之職非治法也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五十三

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  
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  
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送輔臣  
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  
其無補請先燕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  
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  
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  
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上學所屬拔用之及夷  
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

為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憲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濶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仲淹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令遺邊將麟州新羅大羅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權酷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廼以為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

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為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穎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仲淹病帝嘗遣使贈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

聞者皆為歎息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  
與屬羌皆書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  
之如父齋二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純粹字德儒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同  
列有爭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為陝  
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劉昌  
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  
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患病卧其廬下皆憤  
焉純粹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

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純粹奏關陝事力  
單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時言者必職  
臣是咎臣寧受盡言之罪于今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  
神宗納之進為副使吳居厚為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  
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繕助陝西純粹語其僚曰  
吾部雖急急復取此膏血之餘即奏本路得錢誠為利  
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為右司郎中哲宗立  
居厚敗命純粹以直龍圖閣從入之蓋草其苛政時蘇  
軾登州召還純粹與試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諱



此事尤為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今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如河東之葭蘆吳堡鄜延之米脂義合浮圖環慶之安驪深在夏境於漢界地利形勢畧無所益而蘭會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棄所言皆畧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隣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今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狗國無謂鄰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季六

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為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畧西夏疑純粹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直學士監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又謫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

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  
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澆毅有幹  
畧才應時須嘗論賣官之監以為國法固許進納取官  
然未嘗聽其理選令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  
即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  
服勤至於垂死不露世息其富民滑商捐錢千萬則可  
任三子切為朝廷惜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類此  
純仁字堯夫其始生之夕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  
裾得之遂生純仁資瞻悟八歲能誦所授書以父任為

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  
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為言今近矣  
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  
不能遂養焉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  
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令不寢置燈帳中  
帳頂如墨色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  
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  
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厚薦試館職謝曰輦轂  
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

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為著作林兄死葬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既葬尹訝不先聞純仁曰私室力足辦豈宜恩公為哉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焉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論

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俟食闕時吾為羅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入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

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  
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  
州陞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  
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  
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知之才朕所倚信何為  
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由  
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為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員外  
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培  
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

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  
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事宜為  
朕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  
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  
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  
見疎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  
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忌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  
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在天下之  
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

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謂以致忠告願示  
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  
不可守邊不薛向任廢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  
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  
之法而使小人為之格克生靈歛怨基禍安石以富國  
強兵之術啓迪上必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  
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  
與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顛等一言便象  
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

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  
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為憮佞所乘宜  
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  
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議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  
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  
顧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  
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  
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  
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捃摭私事

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傷傳言者屬官喜謂純仁曰此  
一事足以塞其謗請闕於朝純仁既不奏使者之過亦  
不折言者之非後竟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  
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  
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  
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  
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  
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  
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願不肯為朕悉心

耳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報  
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  
實上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  
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  
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  
司窮治廼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上  
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  
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十斤  
環州種古執熟羗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寃純仁以屬吏

實非盜也古避罪譴訟詔御史治於寧州純仁就逮民  
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於河者獄成古以誣  
告譴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  
人輕為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以一寬恐不  
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  
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  
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邪  
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  
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盡

慶陽府志

卷之四

藝文

六十二

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丐罷  
提舉西京田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  
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  
以為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錄事  
參軍宋僖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  
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斃肉中純  
仁問食肉在筭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  
再訊之則僖年素不食斃其曰毒斃肉者蓋妾與吏欲  
為變獄張本以迸死爾實僖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

正其罪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為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靈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令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間自受之法既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

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种古因誣純仁停任至是純仁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緡事皆施行邊俘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



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單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徃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巳純仁言臣嘗為綰誣奏坐則向日所陳為綰也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日思國家不可因譖黜官及王覲言事忤旨純仁念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六

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今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因上首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歷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為謗宣仁后上之諫官欲寘於典憲執政右其說唯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軋興以來荆棘吾

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其畧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怒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

慶陽府志

卷之四

藝文

七

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偃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為商鑑今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為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文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踰

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  
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  
一路葬以萬數計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純仁自引  
咎求貶秩有詔貶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昌詔還復  
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  
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  
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入也楊  
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為助欲引為  
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

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叛大防凡有以害大  
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  
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  
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  
后崩哲宗親政純仁乞避位哲宗詰呂大防曰純仁有  
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  
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  
以賞罰故官使激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  
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

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初親  
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  
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羣  
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  
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  
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  
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  
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  
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

慶陽府志

卷之四

藝文

李

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右丞鄧潤  
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表書純仁曰不然法  
本無倣倣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  
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  
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  
汝州全臺言蘓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熟知英州  
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  
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  
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

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御史來之郤言高士敦任成都  
鈐轄日不法事及蘇轍所謫太近純仁言之郤為成都  
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郤已作御史  
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純仁凡薦引人材  
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為宰相豈  
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  
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耶哲宗既召章惇為相純仁  
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  
入辭哲宗曰卿不肯為朕留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

以聞毋事形迹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  
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  
既而呂大防等竄崩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  
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  
所親勸以勿為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  
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  
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  
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與大防等共事多排斥  
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

患卿雖為貶謫不出塞廬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  
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令趙彥若已死縣所將  
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  
疏奏忤~~意~~詆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馳武安軍  
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  
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  
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  
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  
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不盡濕顧諸子曰此

豈章惇為之哉既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  
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  
法不同為請維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  
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  
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欽  
聖顯肅屬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  
居惟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  
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令靈相位以待不知目疾  
何如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

不寫不... 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 純仁以疾捧詔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之意純仁乞歸許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詎謗未明為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三

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 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 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 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 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爽且寬簡不以嚴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日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息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

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瀆  
吏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  
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  
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  
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  
爾豈不在人邪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憲其於西夏有立  
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  
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唯不可勝兼亦  
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  
集五十卷行於世子正平正思

慶陽府志

卷之四十

藝文

十一

曰惟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有文  
論曰自右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  
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  
事他日為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  
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攷其當  
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宏毅  
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為豈讓古人哉純仁位過  
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政熙豐太急純仁拯蔡確



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逆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  
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  
粹得其畧知子孰與父哉



